四庫全書

史部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四

監察御史王澍撰

歴代名臣法帖

前卷以宋謝莊為晉此卷復以宋蕭思話為梁陳逵晉西中郎將也而以為陳薄昭之宋給事中也而以為唐十七史非僻書乃漫不討論一至於此信可怪也

梁尚書王筠書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瑯邪王僧虔之孫歷官太子詹事年六十九為賊所逼墜井死帖目當稱梁太子詹事王筠書

元禮此書格韻清迥猶有大令風範獨惜模搨多誤耳何理理字竟似俚未敘來字竟似束遣白遣字畧似遠王筠王字竟似至當由上帶白字來便筆法多一折故有似至耳或作白呈亦通𢡖勤當是清勤顧作

請勤亦誤

此與第六卷右軍寒嚴帖書法雖異詞氣畧同觀此益知彼爲齊梁偽作無疑矣

梁特進沈約書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歷官特進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帖目當稱梁特進光禄大夫沈約書

休文不以能書名此帖筆力雖清駛然頗不中程度要之決非俗手所到

今年劉顗作令年最是孔多能劉作約乗離誤顗作殆差故亦非疑當是殆無能子顗作爾可疑當闕之如以氏字誤劉作始得此書則此下竟少一字誤甚顗作始得此事至亦未是當是始得此處一決孔以顗帶上字作沈約白亦可疑總之休文胃多卷軸意不在書故率爾寫來不可識別然下筆超絕渾是一段書卷之氣雖不專家要自雋上也

梁交州刺史阮研書

按張懷瓘書斷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帖

目是

書斷稱阮研書行草出於大王若飛泉交注筋力最優

庾肩吾書品亦云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故賓泉

述書賦有急溜懸磴之語此帖殊軟緩絶少急溜懸

磴意米云同章帝偽作不疑

怒過嶠始字大觀失摹女內一點然此字淳化模亦微

失劉竟誤作恨所以當是所有或作具非ゝ當從

施作不一一顧作具亦非頊首下大觀有四月一日

四字

梁征南將軍蕭確書

長睿云齊豫章王嶷之孫確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按梁史齊豫章嶷第六子蕭子範之次子確歷官司徒右長史未嘗為征南將軍邵陵王綸次子亦名確字仲正以侯景乞盟詔確入以為南中郎將此云征南

將軍當是仲正葢誤以南中郎將為征南將軍耳帖目當稱梁南中郎將蕭確書

又按梁書齊豫章王孫梁邵陵王子名皆從確不從礭確礭兩字雖同音然史並未從礭當以史為正又大觀帖目作梁廣州刺史蕭確益可證此蕭確之當為邵陵王之子矣

米云同章帝偽按此與上阮研書在諸偽帖中尤俗惡可笑黄長睿以為非江左書信然

梁蕭思話書

按宋史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之子歷官都督郢湘諸軍事鎮西將軍孝建二年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帖目稱宋征西將軍蕭思話書最是此目為梁豈以梁為蕭氏故稱梁耶其可笑如此切劉作言切顧作寒切俱可疑闕之[illegible]顧劉作少首或作小告亦可疑闕之

梁蕭子雲書

蕭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第九子仕梁歷侍中國子祭酒帖目當稱梁侍中國子祭酒蕭子雲書大觀標目是

長睿云蕭子雲有章草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按蕭子雲答武帝自論其書云始變子敬全範元常張懷瓘書斷亦有晚學元常筋骨亦備之語此書列子三章古雅渾勁風力直擬太傅長睿顧少之王弇州依聲附和遂有十月凍蠅之譏皆過

論也又出師頌一章宣和書譜等書皆以為索靖長

睿目為子雲亦誤

第三章取也與也下大觀無失其所也四字

陳朝陳逵書

世說新語注陳逵别傳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晉黄門

郎西中郎將帖目當稱晉西中郎將陳逵書淳化標

目題為陳朝陳逵宜其來長睿之掊擊也

宣和書譜稱逵作行草古而腴草字飄發不滯有義獻

之風歲終帖筆力古厚果有義獻意後伯禮帖骨柔

脈短則是偽書米黄未標出偶失之耳

逵乃當是逵白筆駛偶多一小折耳顧作百非㐫當是

足下兩字合為一各借一筆耳第三卷羊欣帖亦同

此

伯禮帖問訊陳云訊與訊同旡前許當是凡前許亦緣

筆駛多一折耳顧作足前許非介蠢當如施作介蠢

介祄之省也令遑當是令遣或作進叕付當是願付

今傳劉施作佳顧作使俱可疑大抵此帖模搨多誤足分遂今傳雜六字皆有失筆不足據

中書令褚遂良書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歷官尚書右僕射以諫阻立武昭儀貶潭州都督未幾又貶愛州卒於官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帖目當稱唐太尉褚遂良書標目上失唐字

遂良雖與虞歐同時然少後於虞歐當置詢後

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諫阻立武昭儀左遷潭州都督此潭府下濕帖乃其在潭時語按遂良諫阻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終始不屈雖觸怒身死固其所安豈有纔一貶斥遂不勝煩苦之理帖云潭府下濕不可多時況兼年暮深益憒頓竟似有刻不可居之勢既已執之於前乃忽悔之於後前後違反不可收拾曾謂遂良之賢乃至此極必無之事也此盖偽書者不明大義以為此情所必有故倣效褚書惑人

耳目而不自知害名義誣先正有如此也故其為書前猶矜練畧得登善手意數行以後便脚手盡露惡道至出矣黄長睿云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為侍中者自永徽六年遂良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尭時為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髙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

亦未有兼此官者其僞必矣按伯思此語可謂辨甚
雖無此證以理而推亦知必僞況其鑿鑿可據有如
此者乎

諸何𠀤言按文義當是足言筆法却是去意當由模搨
有誤更得汝帖當是狀或作兆非兆下帖本有重美
二字顧釋脫去從居帖本作徙居顧釋作徒居亦誤

按帖乃章草狀字與十卷大令鐵石前帖帖字不同彼
為非字也右半寫法先後各異顧汝和以為與大令

帖同誤也

長睿云山河帖乃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乃集書者妄益帖内星安性者哉字不知從何處集來

長睿云家姪至帖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愚謂此帖筆勢肥濁骨韻軟緩全帶俗氣定是偽書學者依聲習之便入惡道不知長睿何見遽有此語董思白每為學者論書輒亦拈此為法所未喻也

𠏉即倏字一作𤡔誤

唐祕書少監虞世南書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之弟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其後故字伯施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歷官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卒年八十一贈禮部尚書帖目當稱唐禮部尚書虞世南書

徐澄齋云世南爲遂良少所服膺當列褚前

長睿云虞世南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

中字為之按大運帖乃集夫子廟堂碑比年帖則未知所集何碑矣

夫子廟堂碑以今關中本為勝關中本重刻於趙宋之初字雖淵雅然風神全失此所集字比之重刻本蓋並其字形而亡之況風神乎又況永興原碑乎益以知唐碑之可貴而閣帖之不足尚矣

大運帖玄無之道大觀諱玄字末一點以宋太祖小字玄朗故高宗臨蘭亭於天朗氣清朗字亦闕月中兩

小畫

去月帖字一兩日字當是牽顧作辛未是兩日二字或合作曹尤非望可自力當是望可言左脚痛冀少日望可力疾行耳顧作耳非末諮字帖本有言旁顧釋作咨非

臨樂毅論帖如此字々當是數記存之　顧作記字草書作存第六卷右軍帖熙字亡不可知與此正同皆當是存也々當是之筆駛少迴峯耳言樂毅論數亦

記存此帖但近以臂痛廢書不能學耳次莊釋頗學亦通但以學作學於草法殊不合吾舊作數行草草則與上下文義皆不貫決知非是

米以臨樂毅論帖為俗人偽作信然此書柔緩全乏永興謹嚴意且其文義至遣書謹空已盡得書以下七字又以别帖續之文義全不相屬筆意亦與上不類其偽不疑

永興當太宗即位之初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不許至

貞觀十二年再表請致仕乃始許之此疲朽帖云未
有東顧之期惟增慨歎葢其思歸之切已十數載於
玆矣此必其再請致仕時語諄囑司事者使爲主持
得力耳〻力當是得力或作卿力顧作公力皆誤
鄭長官帖坦不蕩蕩劉作坦顧作恒顧較是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貞觀初歷官太子率更令
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帖目是

蘭亭帖乃率更觀書跋語筆法謹嚴定是真蹟虞永興別帖亦有承示名公書畫可以頓醒滯思之語與此畧同然彼當是依倣此帖偽為永興書以愚俗目不足信也

静思帖文義援上帖來疑當是一時語

自魏晉來多以使為信故右軍十七帖中有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之語又太清樓續帖第四卷右軍帖亦有令因其信答君書想必至也之語此云定須寄信

下平安帖云極欲知君等信息則遂以為書信之信

矣古人問信信字多作訊不作信晉陳逵伯禮帖云

明顧問訊正作訊則以信為書信之信蓋自率更始

定以當是定須筆駛失一點耳顧作項未是立㫷當是

立具言定須寄信望立具勿遲也顧合二字為一作

意字亦非

比年帖米云俗人偽作

淳化所收率更六帖惟比年一帖偽作餘皆嶮勁陗削

的是卒吏手筆與其所書史事等帖正同弇州山人乃有囷囷寒險之譏殆非能知卒吏者

唐諫議大夫柳公權書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太子太保公綽之弟歷官太子少師年八十八卒贈太子太師帖目當稱唐太子太師柳公權書

長睿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

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盧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稱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顧從義云公權與弟故可以字也

聖慈帖與虞永興臨樂毅論帖筆勢畧同而此更縱耳當是一手偽書末二字𢡟𢡟當是敬空亦與虞帖同空字失下半故行稍短施作懸未是顧作敬問或可通按公權嘗為敬穆文三朝侍書公綽以其頗偕工祝致書宰相乞換一散秩遂遷右司郎中弘文館學

士文宗思之復名侍書充翰林書詔學士帖云聖慈
允許守官稍減罪責豈即爾時語耶然誠懇有嘗詔
出守翰林一帖亦同時書而縱横沈勁有不可逼壓
之勢與此相去逕庭則知此為偽作無疑矣
按柳公綽傳公綽有弟二人公權公諒又公綽伯父子
華有子二人公器公度則史傳所稱公權弟僅有三
耳此八月定發帖有弟五人蓋史以其無甚奇特故
不具載公權致書兄弟同氣之情故應備及耳此亦

可補史書之闕

伏審帖展豁當是展豁右半筆駛偶縱耳顔作展割誤

悵悵當是悢悢玉篇悢悢惆悵也唐林藻深慰帖預

懸離别之悢悢也顔釋是徐作恨非後使當是後使

一作復便非帖末一字當是空蓋帖尾押字與前謹

空字同唐宋人書帖多有之此因書盡筆駛不復多

作折故從字耳朱作耶或作言皆未是

唐李邕書

李邕字太和廣陵江都人李善子天寶初歷仕汲郡北海二太守代宗時贈祕書監帖目當稱唐祕書監李邕書大觀標目是

北海書出子敬而鼓努驚奔勢更過之蓋魏晉淳古之意自此遠矣觀其為人辭辨義烈皆有過人而英邁之氣太重故其平生多見顛沛卒以豪侈不拘細行致決殺以死此帖云欲使小兒入京當從澧州去蓋是其從中官楊思勗討賊嶺南時語十二日一作十

二月帖末慶歷帖有散騎二字

唐諫議大夫褚庭誨書

墨池編云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侍无量之姪開元中仕至諫議大夫按舊史无量本傳无量杭州鹽官人此稱錢塘人者誤又按蘇頲所撰褚无量神道碑稱庭誨為无量次子左拾遺則此所稱无量姪及諫議大夫者亦誤帖目當稱唐左拾遺褚庭誨書五行淵潤有神采時人目為小褚不虛也

人信惠問仍以信為信使之信

唐尚書郎薛稷書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陰人太常卿薛收從子鄭公魏徵外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帖目當稱唐太子少保薛稷書

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家稷鋭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而於褚公得之尤多故時人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語此四行者蓋亦嘗鼎之

一觴矣

此帖兩餔緇字三國志俱作緇音茲此當由書法小異

唐洺州刺史徐嶠之書

徐嶠之字維嶽越州人吏部侍郎師道之子太子少師浩之父三世書法皆有名於時按舊史但稱徐嶠新史則云浩父嶠之徐浩古蹟記自稱先考故洺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名冠古今又浩書山口碣石稱故銀青光禄大夫洺州刺史上柱國嶠之贈左

散騎常侍則當以其所自稱嶠之者為正而舊史稱
洺州刺史亦誤以洺為洛本帖正作洺也帖目當稱
唐左散騎常侍徐嶠之書此帖正其授洺州時語
閑梨當是闍梨或作閦誤動正安隱當是動止偶多一
小畫耳泉本正作動止第三卷山濤書諒尤質正以
止作正此動止安隱又以正作止皆由行筆偶誤忽
忽自魏晉來皆作匆匆到此始有忽忽字右軍帖雖
有遇信忽卒萬不一陳之語然是偽書不足據

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

陸柬之蘇州吳人虞世南之甥少學舅氏以書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帖目當稱唐太子司議郎陸柬之書

長睿云陸柬之帖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或效其語作此耳

比在淮陰於楊刺史守知官齋見此帖古刻縱横古雅十倍淳化則知淳化本之模搨失真多矣

上下無恙重一恙字當是於越行時多書一字如魯公

論坐書䕫使百僚共得瞻仰使字之類耳

唐薄紹之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張懷瓘書斷並云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行草倜儻時越羊欣黄長睿云薄紹之宋世為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淳化目為唐人謬甚按敬叔乃丹陽人非丹陽尹長睿亦誤帖目當稱宋給事中薄紹之書大觀標目是

同於當是周旋一作同於非甚汚一宅汚字可疑何吔

瞻云恐是須字模揭失耳多常成文當字亦摸誤劉

作嘗文義恐未是帖末兩字字皆當是白與卷前陳

逵書白字正同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五

六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曾　達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五

監察御史王澍撰

諸家古法帖

長睿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

此卷尤荒率可笑不惟卷首諸家畧無據依其後諸家錯繆尤甚秦時未有楷而以為程邈宋儋開元時人而不知為唐隋法帖文帝書也不列首卷帝王之

次拔老二帖不辨為率更敬祖二帖不知為大令其他如晚寒一帖移屋二帖其不能識别又不足言矣惟智果係隋僧懐素係唐僧不宜列於名臣之次章草蜀志兩帖無可主名為當以古法帖目之耳

蒼頡書

蒼頡黄帝史也帖目當稱黄帝史蒼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蒼頡通於神明仰觀奎文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

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今此書字雖不可識按其書法風力短淺全乏古意乃與後世小篆無異並非古文故秦淮海亦有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之疑虞世南書旨述云蒼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絶其迹無得而稱以此而言其偽決矣

夏禹書

大禹書傳於世者惟衡嶽岣嶁峯七十二字筆法奇古

多不可識然鑒者尚有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之疑令此十二字全與峋嶁不相似又余嘗得大禹開山幣乃大禹佩之治水者面四字幕二字亦不可識然筆法横絶揚之可以上天折之可以入地定非大禹不能令此書又與開山幣不相似其偽不疑

右二書亦間有一二字可識者然既是偽作非必盡有原本不過以意塗畫漫作數十字分别部居以為此

某書某書耳雖可識者亦不足據也

魯司冦仲尼書

秦淮海云魯司冦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丹陽季子墓上字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倣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孔子書況依倣為之者與

此偽書者竊取延陵季子碑於十字中節去五字又於前後妄增七字共十二字以為是孔子書按延陵碑字長徑尺篆法敦古李陽冰學繹山碑得此而後變化則此碑即非孔子亦斷不是漢以後人作令此十二字筆力短弱比於延陵碑相懸倍萬又其所存延陵碑五字形貌雖同精神迥絶遽欲以罔千古識者之耳目吾誰欺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内有吳君子之

五字與延陵碑同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碑

唐明皇命殷仲容摸搨大歴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

申碑跋可證閣帖刻於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

後謂閣帖縮取延陵碑則可謂延陵碑衍閣帖可乎

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為十三本不足置辨聊

復書之以當一笑

史籀書

張懷瓘書斷云史籀周宣王時為史官善書師摸蒼頡

古文損而益之或同或異謂之篆亦曰史書帖目當稱周史官史籀書

長睿云史籀書傳世者岐陽石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詞皆唐人筆也

樓鑰攻媿集云黄祕書謂李斯十八字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此史籀書即此碑額中字也敬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州裴德三字皆在系即紀字之

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為小爾豈
祕書未考此碑之額耶
或作楊施作剔顱汝和云碧落碑有唐五十三禩唐
字正與此同王著蔡京輩皆未考此碑耳
秦丞相李斯書
李斯楚上蔡人西入秦位至丞相斯妙大篆始省改之
以為小篆著蒼頡七篇帖目是
長睿云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案其文乃李陽冰

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驚逋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為政可期月而致寛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為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為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葢未嘗見此碑耳

秦程邈書

書斷云程邈字元岑下邽人始為衙縣獄吏得罪始皇

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員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用其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帖目當稱秦御史程邈書

秦淮海云程邈始作隸字令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書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長睿云有此隸方生令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此帖乃書老子法本章語米云與章帝一手玩其筆法稍有正骨微與章帝不同

宋儋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户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帖目當稱唐祕書省校書郎宋儋事

長睿云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大勢王著録此書不知乃唐士意以為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峯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黃山谷云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東坡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如儋書畫不可棄也

按宋儋書魄力雖微覺短淺然一正一偏清思迥迥具有魏晉風韻唐人孫稜斬截習氣盡行打碎殆亦當時矯然絕俗之士也長睿譏其但作側戾殊失大勢依聲附口吾所未許

且亿當是且絕作紀非作作尤非晞景大觀作晞京誤

竟欲大觀竟字闕末一鉤葢避宋諱不得不當是不復一一筆駛直帶下故有似得耳顧作不得具亦誤

衛夫人書

張懷瓘書斷云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右軍少嘗師之卒年七十八帖目當稱晉衛夫人書

東坡云此書近庸妄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爾惡耶

米芾書史云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為守得摹帖一卷乃胄曹叅軍李懷琳偽作七賢帖又有李氏衛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皆

貞觀閒一種偽好物

長睿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

如續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偽作也

此與師帖尤疎繆按梁蕭子雲答武帝勑云臣昔不

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歴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歴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令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既與師帖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攷

之其偽不疑東坡論此帖以其勑從力館從舍為偽

未中其病葢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為陣策為筴

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顧汝和云春秋

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是也長

睿未之考耳

按此帖雖是偽作然出自李懷琳手猶有魏晉遺法不

比偽程邈書規模朴拙了乏生態也又衛夫人本晉

人而云詣晉尚書館書無端稱晉葢可知此帖之非

晉人書矣

古法帖

此帖疑是子敬書以首尾無獻之字遂失主名耳壽春富陽亦會稽近地也

以小勝當是似小勝帶上筆駛遂省一折耳施釋是顧作以非元子當是兄子作允作元皆非

隋朝法帖大觀無朝字

此當是隋高祖文帝書開皇元年二月文帝始代周稱

皇帝十二月即聽民出家賦錢寫書造象二十年十一月又禁毀佛天尊及神象蓋文帝自初及晚深信佛老故其與僧慧則書尊崇切至如此淳化概目以為隋朝法帖蓋未深考耳

淳化首卷為歷代帝王書此帖應序入首卷唐太宗書之上

長睿云帖中敬字闕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為偽帖非也

隋僧智果書

書斷云智果會稽人居永興寺工書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墨池瑣録云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

黄長睿云梁武帝評書乃命袁昂作者梁武帝下當有勑袁昂三字此云梁武帝評書誤矣按梁武自有書評自鍾繇至薄紹之凡三十二人其勑袁昂評者自右軍至李斯凡二十五人又答啟有鍾繇蕭思話薄

紹之三人共二十八人智果此書乃兼采兩家語目為梁武與目為袁昂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長睿豈未之深考耶

梁武帝評書凡三十二人此帖存者王僧虔王子敬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吴施王羲之蔡邕陳曠平蕭思話李鎮東范懷約孔琳之李巖之薄紹之鍾會張伯英鍾繇凡一十九人袁昂評書共二十八人此帖存者王子敬羊欣阮研王儀同殷鈞徐淮南陶隱居

曹喜王右軍蔡邕皇象鍾會崔子玉邯鄲淳師宜官梁鵠張伯英衛恒索靖鍾繇蕭思話薄紹之凡二十二人中間同者一十二人彼此俱無者柳産桓玄程邈三人重見者曹喜一人則於袁昂評所存僅十八人耳各人評語皆主梁武而叅錯袁昂葢知長睿前鑒之誤

王僧虔書梁武作如王謝家子弟無楊州二字末云皆有一種風流氣骨此但作風氣袁評闕王子敬書梁

評有絶衆超羣無人可擬八字此帖無之皆悉充悦此帖皆下無悉字袁評作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悦此作河朔皆上無雖字羊欣書與梁評同惟以如作似袁評作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此以如作似以為作作又無大家雖處其位六字阮研書品下多次字排斥作排突袁評品次下有叢悴二字此帖無之王儀同書梁評闕袁評同殷鈞書梁評闕袁作鈞此作均高麗使人此無使字甚有意氣此作乃不有意

氣滋韻終乏精味此作而姿顔自足精味徐淮南書梁評同但此以殊不寒乞作然不寒乞袁評作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陶隱居書梁評闕惟狀下有雖字袁評形狀作形容峭快作駿快吴施書梁作施此作拖梁評作一往見此無見字袁評闕柳庢梁袁評皆闕曹喜書梁評闕袁評同此惟以道人作道士王右軍書梁評同此惟以雄逸作雄强袁評作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此全異蔡

邕書梁評同袁評末句無如力二字大觀止一爽字
程曠平書梁評如鴻鵠高飛此無高飛二字弄翅頡
頏此多布置二字又如輕雲忽散乍見白日此作初
雲之見白日袁評闕蕭思話書梁評同袁評闕李鎮
東書梁評同惟芙蓉下少之字文彩下少如字袁評
闕桓玄書梁袁皆闕范懷約書梁評真書有力而草
行無功此以力誤作分而草行三字但作草書二字
袁評闕皇象書梁評闕袁作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

此作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李巖之薄紹之書梁評皆同袁評孔李皆闕薄紹之全異秦獄吏程邈扶風曹喜梁袁皆闕鍾司徒書梁作書有十二意外奇妙此十二下多種字奇妙作巧妙末有絶倫多奇四字袁評巧妙作殊妙絶倫多奇作實亦多奇崔子玉書梁評闕袁評同此以一枝為單枝末少有絶望之意五字邯鄲淳書梁評闕袁評同師宜官書梁袁評同惟以袁鵬羽作鵬翔翩翩下多而字梁鵠書梁

評闕袁評作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此全異張伯英書梁袁皆同惟梁作漢武袁作漢武帝此但作武帝衛恒書梁評闕袁評作揷花美女此作揷花舞女袁評舞笑鏡臺此作援鏡笑春鏡字避宋諱少末一鉤大觀全索靜書梁袁評同靜當作竫竫靜古通用鍾繇書梁評同此以雲鵠作雲鶴過下增耶字袁評作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餘同梁

黄山谷云鍾繇書有十二意外奇妙揔梁武帝觀鍾繇

書法十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與山谷所稱不同又梁武帝評書論鍾會有十二意外奇妙袁昂評亦爾則知所謂十二意外奇妙者乃謂會非謂繇也

長睿云此書字法局促天然大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轝浮其實亦不至爾馮班鈍吟雜録云長睿疑智果書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按此書字法古勁行楷草章無法不具為得魏晉遺意信非智果不能

惟行間忽縱筆作大字號子母體者雖名變化實落習氣所謂僧氣未除者正謂此爾學者不知從而效之便入惡道不可不戒

自宋齊以來書法大壞謬體百出惟陳僧智永隋僧智果墨守前規不失魏晉遺意二王後得書法正脈者惟此二僧耳而永師淵雅風格更出果上

自首至尾書分五節大觀作一節第四節獄吏程邈其名一作忠一作志當是摹誤未可據又程邈曹喜

兩條梁表皆無此當是書者以意增入與前後又別

一體

何氏書

長睿云何氏書者若云何人耳或以為何姓非也米以

二帖為歐陽率更書良是

淳化以此兩帖列於古法帖之次目為何氏書葢不能

定其名氏也惟米老目以為率更書余研玩之次恍

見率更運筆益信米老精鑒米老辨閣帖真偽不差

豪髮恨王著當年少此識力遂開後人多少訾毀

兩帖信率更得意書淳化所收率更諸帖此當為長

大觀帖恒字闕末一畫玄字闕末一點竟字闕末一鉤

皆避宋諱棨即棨字鍾太傅宣示帖再世棨名亦如

此不多頓爾當是不勞頓爾勞草書作多此筆駛稍

省耳顧作身非也當是他右軍佳果帖惟以他為事

他字正如此陳作地非矣當是竟永師千文孫虔禮

書譜竟字俱如此顧以為疑未是

第二帖故當爾爾宜作取或作所亦通切忽歸文義當是切思歸書法則似忽字益緣筆駛中間兩筆轉處稍輕耳三月三字與王珣末冬帖首字同正是三字非邑非足

蔡琰書

後漢書列女傳蔡琰字文姬蔡邕女興平中亂没於南匈奴曹操贖之帖目當稱後漢蔡琰書

山谷云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

餘兩句米云同章帝一手偽書米鑒是

漢祀衰當是漢祚衰或作祀非

古法帖

敬祖鄱陽兩帖皆王子敬書重見第十卷此乃目為古法帖不謂侍書草率乃爾豈於此目為古法帖後知其為子敬書乃復改正故重見耶

長睿云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撥子敬與敬祖為再從叔伯父敬祖以元帝時

為撫軍參軍早卒子敬卒於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
十三則當生於康帝建元二年上距元帝之世尚二
十一年敬祖又早卒非同時人無疑長睿鑒最是然
此書絶神駿且見唐模斷知非偽或當時有此一帖
而子敬書之耳
敬祖帖嚴使名聞吾家鬰罔帖刻此書乃唐人所模作
嚴使君按文義當以唐模為正
長睿云孤不度德以下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答

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脈相接誤置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豹奴帖筆法同

長睿以蜀志三帖為右軍書自魏晉來古法未漓能為章草者多矣右軍父子索靖蕭子雲皆得伯英不傳

之妙此必魏晉名手所書既不得主名不須强為排突目為古法帖正當爾

長睿云大觀以丸絡為弱下另作一帖標唐張旭書不知何據

十卷大令帖孫權一段當在此二段後

孤不帖侯義史作信義顧汝和以為侯即古仲守未詳楷術史作智術此書法作楷顧作措亦可疑尤謂顧誤作若廿當是計一誤作此

亮曰帖宼内當是亮曰章草曰字正如此劉施誤作白
表紹當是表紹章草有似表耳顧作表非不可元當
是不可與章草與字正如此或作久非

僧懷素書

懷素字藏真零陵人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
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性嗜酒一日九醉時人呼為
醉僧帖目當稱唐僧懷素書
米云同章帝偽按懷素書雖狂縱然極清剛此書有其

狂縱無其清剛與下張顛書筆法正合大段侍書摸搨閣帖多失肥濁不得古人真面目耳鑒者推許太過目為古茂皆過論也醉僧此帖葢亦摸搨失真耳宜其來米老之疑也

張旭書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世呼張顛仕為常州尉帖目當稱唐常州尉張旭書二帖大觀作一帖標目作隋僧智永書智永陳人非隋

僧也

前帖晚攺劉作後顧作復皆可通

古法帖一本無帖字

元章云移屋足下二帖並羊欣書末有欣白二字

長睿云移屋意適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

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

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為逸

少則過矣

梁武評中散書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婢之婢為重臺老米書學中散故世有重臺之目帖末注曰二字米云當作欣白與上一帖皆羊欣書信非重臺不能鑒也

微援裏地絳帖平云援與園同按本帖下有空園字正作園則此援字當如顧釋欄者為是直步廊當是直步廊顧誤作宜本帖下有彌宜字正作直空園帖正作空園顧誤作恐園彌宜下大覲接重複七字然後

以移三間屋九字並耳字終之於文義為順又移三
間屋九字差小僅及前後之半當是於行間添注摹
勒時誤以入耳又不詳文義故兩行互易耳
第二帖既下當是既即顧作有非旦暑當是忘暑劉顧
作惡暑非慰對者卿當是慰對者卿少顧作告令
少可疑下便有令字筆法正不如此垂了當是垂了
言吾令年病垂了始小差也或作垂耳非大小令
劉顧俱作大小會使可疑當是大小令麻疾言我幸

垂了小差而家下大小令皆牀疾我惟惛忽移日耳每〻當是每每施作每日末是古帖中凡帶上作黑點者皆是重字不是日也玄昌〻可可〻音介當是玄昌之問可與音介言玄昌書問可與音介致之也劉作玄哥哥問可足介亦未是勿〻當是勿勿劉誤作忽忽既〻當是既既即與帖首同劉顧作既與可疑宜人當是宜人劉誤作直帖末語白當如米作欣白或作須得亦可疑大抵此帖摹勒多誤不能遽定是

否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五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六

監察御史王澍撰

晉王羲之書一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尚書郎正之孫淮南太守曠之子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帖目當稱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書

適得書帖

此帖米老目為偽作黄長睿亦云然姜白石言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連屬若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游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反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未有連綿不斷者至顛素始專用此法魏晉時未之有也此帖字相連屬如筆不停綴者然既乏頓挫兼帶俗韻黄長睿以為筆無

晉韻乃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不列之論也

中字草法作ホ帖作中多一折不合中治顧釋作中治

按右軍帖有中冷無賴語則此正當是中冷中冷甚憒憒猶言中冷無賴也憒憒劉作快快顧作憒憒皆通都不知足下來一言以中冷靜眠不知足下到門甚無意也顧釋作來一非觀其筆勢亦是門不是一

此帖不論字非右軍即其詞句亦只是後來流俗語長睿駁之良是

知欲東帖

知欲東帖與上適得書同是一手偽作後面差涼奉對

汝不等帖皆同雖筆較清拔要之皆偽作也

謝云顧釋作謝欲按筆法下半多一折定非欲字劉何釋作吳或近之〻〻何當是云何或誤作之何

差涼帖

與上二帖一手偽作

奉對帖

此帖九字中有兩以字劉顧釋上作比下作以按兩以

字筆法同皆當是比山谷鑑是

比草法當作㠯然右軍皆書作以與以字同故劉顧遂

分為二

又以字篆作㠯與已字同故右軍多用以為已蘭亭序

以為陳迹是也此等處右軍帖最多本卷昏取以畀

心以馳於彼皆用以為已

汝不帖

此亦偽作米於前奉對下注已上四帖偽豈以此一帖為真耶粃糠眯目雖老米亦復不免何也

前之當是前云舊釋皆作與

奄至帖

長睿云自適得書至馳悚耳中間諸帖除穆松中秋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偽作按適得書等帖長睿以為偽作信是此奄至帖筆力清挺風神照映為似右軍書但比之右軍清駛有餘淳古不足

耳長睿目爲近世不工書偽作恐是過論

日月如馳帖

此與上奄至帖長睿以爲差似右軍是也米於此帖下注以上三帖真則竟以汝不可言帖亦目爲真過矣

穆松張彦遠二王帖録作松當是王謝子弟小字右軍帖中往往有之省法酸感法顧釋作疏於文義安而書則是諸或由疾書筆誤

右軍草書鳯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故爲古今絶品十

七帖是其烜赫有名之書曾有一字怒張否以此稱量右軍凡筆勢怒張者皆非也王侍書模右軍帖乃以此等怒張之書為右軍首選豈以此為右軍絶奇書耶其無識一至於此

靈柩垂至帖

此帖筆頗清挺與上奄至日月兩帖畧同然時見怒張態當是偽書中之清謹者面狀雖移神氣自一不可為其瞞過也

考異云日月如馳靈柩垂至淳化帖張彥遠帖録所載皆為兩帖大觀合為一帖竊謂更當合下慈顏幽翳垂三十年慈顏以毋故越行耳與後伏想嫂安和正同

慈顏幽翳帖

此比上靈柩帖筆法正同首行猶謹嚴後則怒張之至脚手盡露矣其偽不疑

自奄至此禍至此皆一手書非直一手並是一時初猶

專謹漸以懸張至慈顏幽翳則益縱絶矣然自是當時好手所書故米老猶以奄至日月二帖為真與上適得書等帖佳惡故不類吾向稱此四帖為李北海所臨大是有合

省别旦夕兩帖

此二帖在十七帖中右軍烜赫有名之書也長睿皆列在偽中未晓米於旦夕帖下注以上三帖真則並以慈顏幽翳為真矣亦誤

省別帖以唐摸十七帖對校至字情字宦字恒字摸搨皆有失筆其餘字形雖同神觀迥絕故知閣帖去真益遠

州將桓公桓宣武溫也穆帝時溫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辟謝奕為安西司馬故云無奕外任也無奕謝奕字仁祖謝尚字桓溫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故云仁祖日往也

旦夕帖使君諸本皆全泉本少一折竟似欲字合字誤

也

娅安和帖

此亦偽帖米老鑒是

此與前日月如馳帖同是一事此言娅病前言娅背棄也此當在日月如馳前

松上下松即穆松古人於字或單稱或兩稱惟意所適

右軍於郗曇或稱重熙或稱熙正同此於謝萬或稱萬或稱阿萬則更稱名且於名上加一阿字尤見親

厚無間之意自丞猶小差丞施作慰按筆法當是至

然文義當作慰言娙疾至篤得小差為慰也蓋緣行

筆太速故有似至耳得涼漸和顧作利施作和當以

和為正言得涼乃漸和耳蓋亦行筆速故

諸從帖

脩載王者之世將第三子歷荆州刺史帖云脩載在遠

音問不數當是其在荆州時也司州王胡之字脩齡

朝廷欲綏緝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

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故云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也

此帖唐摹本失州疾篤一行十一字

此諸賢帖

遠汶異多小患汶當是須言遠此刻與諸賢異多小患也劉顧作須未是遠人名右軍有得遠嘉興書等帖但未詳何人耳疾篤不得數為歎篤為歎三字俱有失筆當由模搨有誤為一作可

米以此上兩帖為真黄伯思俱目為差近逸少論太過

宰相安和帖

元章云僞

長睿云或云此帖乃郗愔書宰相者簡文帝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愔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此帖了無晉韻

其非審矣

嗷豆鼠帖

此與上宰相安和同皆是偽作

豆或作宣非

㨾劉胡桃帖

此載十七帖藥是二字原帖傍注故差小淳化模入行中者失之

知足下乃當是得言戎鹽為服食要藥知足下已得之也帖正作得泉本摸作謂誤也

方回郗愔字史稱其栖心絶穀與姐夫王羲之高士許

恂並有邁世之風帖云頃服食方回近之吾此志知
我者希是也
秋中帖
米以此上三帖為真則亦以前㗖豆鼠帖為真矣蓋誤
胛廣韻古狎切背上兩髆間也後漢張宗傳中矛貫胛
劉作胛風誤
又不能帖
此下二帖與前㛹安和宰相安和等帖同米目為偽是

也

𦘺孛二字𦘺顧作熙按草法當作𦘺今作𦘺當是傳摸之誤孛當是存字孫過庭書譜謂必𦘺録存字祖此劉次莊作孝陳去非作學皆非熙謂重熙郗鑒子曇字右軍妻弟也卷後有兩重熙帖亦但稱熙熙存亡正爾復何於求之言熙於理不當亡或緣内好故故云當求之内事末云前塗願一一誨之以悟其心葢是重熙將假節下邳時語

顧云帖中二政字當作正逸少祖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及他正字皆以政代之也按顧說最是近人不觧此義多以求正為政或以孔語觧之曰政者正也不妨通用又以郢人善用斤移為郢政斧政愈遠愈謬可為一笑也

疾不退帖

此亦偽作與上又不能帖同出一手

顧云此帖語重十卷但十卷以損亦二字合作處字又

少一云字本帖此豈常三字旁各加一點當是謂此

三字重上句十卷常旁無點下作憂憂餘皆同

飢色可可飢當是肌劉顧作飢誤滂一作踈非當如劉

顧作踈

七兒一女三帖

此下三帖皆載十七帖中並真

晉書羲之傳羲之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

歷官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内史徽之歷官黃門侍

郎操之歷官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之歷官中書令贈侍中光祿大夫晉書所載惟此五人而不及肅之渙之按世說新語注載王氏譜云肅之爲羲之第四子操之爲羲之第六子中興書云徽之爲羲之第五子惟渙之僅見於蘭亭志爲羲之之子而不詳其行次然參考以紀當在第三竊爲之列其序曰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若夏儀王謝世家以肅之爲操之弟則未知所據矣一女嫁爲南陽劉暢妻

生子瑾歷官尚書太常卿大令乞假表云臣姊劉氏在餘杭當暫過省者是也

省足下帖

此當是與益州刺史周撫書晉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為益州刺史鎮蜀右軍十七帖中多言蜀事皆是與撫書此亦在十七帖中故知同為與撫無疑也

當告鄉求　張作近顧作進施作迎當以施為正言可

得果當告卿迎我為少人足故也十七帖廹字比淳
化多一折淳化乃傳模誤耳汶即岷字
譙周帖
十七帖以嚴君平下分作兩帖淳化合之又唐人摸本
譙周帖中令字下有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十字
閣本失
夫人平康帖
元章云以上二帖偽長睿云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

依放按此二帖與第十卷大令鄱陽極熱等帖行楷雖不同筆法自一右軍自㑹稽還後多不自書往往出代書人手此二帖正當爾然風力遒厚雅有正骨與一切偽書不同

蔡家賓至帖

奚行濅面奚當是蕫筆駛偶省耳或釋作異非與上夫人平康帖同出一手

按此後散勢帖小佳帖奉告帖鯉魚帖月半帖近得書

帖昨書帖一日一起帖侍中書帖敬豫帖俱當出代書人手惟虞休一帖則與前日月如馳等帖同又是一手所作

足下散勢帖

復以怳担顧作悒怛或作胡怛按晉哀帝郎君委瘵帖情以灼怛與此正同灼怛當是晉時語作悒怛近是胡怛則大非矣以漸消々當是以漸消之言得散力疾患當以漸消之也作息非

散勢以下七行當是一帖上問人疾未乃自道文既一貫書法並一儁以末三行另分一帖誤劉分復以悒怛二行更為一帖尤誤

昨得熙帖

此卷重熙凡有三帖前熙存亡正爾復何於求之後適重熙如此皆道重熙事按史郗曇以四十二歲卒後帖正重熙假節鎮下邳時語此帖乃始知其患氣前帖則其垂死時書也葢三帖正倒置

知足下連不快帖

此亦當是與重熙書同上帖葢一時事米老以為智永書臆決無據

小佳帖

此與前衰老等帖筆法正同特稍縱耳然有正骨與牢相安和等帖不類亦當出右軍代書人手

奉告帖

兄之悲酸劉顧俱作見之或作兄亦通

鯉魚帖

大觀以羲之白三字連上帖送此以下另為一帖又南唐刻本繫下遺鄉里人往一行之後與淳化大觀異字闕波避宋諱

月半哀忤帖

米老注此帖下云已上二帖真按鯉魚帖與上奉告帖筆法正同米既以鯉魚為真則亦當以奉告為真乃獨目奉告為偽吾所未喻又此三帖前奉告鯉魚兩

帖筆韻充裕與前夫人平康等帖同月半哀怍帖雖筆勢稍縱而神韻自一皆當出右軍代書人手

哀怍當是哀怍舊作哀悼未是懸耿

懸耿至匆匆白不具劉作至具顧不既誤再拜諸本皆作再拜惟泉本多一折作再拜

遣鄉里人往帖

一行當別為一帖大觀得之淳化適行盡耳劉顧俱連下行成為一帖殆未細審耳

以之也顛作言一作具皆非當是一一言遺鄉里人口道一一耳

行戍帖

東坡云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偽相半

山谷云王羲之餞行帖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元章云是月也下偽帖

長睿云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倫官而行戍旅比從是月云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罷以蕃

錫此當是後人集逸少書寫此序而亡其首尾故語不綴屬耳先輩以為張説送賈至文非也米以是月下為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葢未嘗考賈曽文也以從按賈曽文當是比從劉顧俱作以從非叚當是殷

慶歷帖闕波故山谷誤作列載陰唐文粹作戒殷時文粹作賦

此帖筆力緩弱且通體氣脈不貫定是集書長睿以為集右軍書是也山谷以為永興少時書恐是臆説

近得書兩帖

兩帖俱當出代書人手不〻〻當如施作不一一劉顧

釋作不具未是

潤別帖

山谷云潤別以下九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

長睿云潤別帖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

按此帖詞致纖妍當是宋齊後人語不類晉人吐屬長

睿鑒是山谷以為永禪師得意書亦是臆說

旦極寒帖

旦極寒帖絕似官奴蘭亭後面追尋傷悼雖稍縱要皆是右軍極筆

虞休帖

此亦偽帖與前日月如馳等帖同出一手米黄不著失之老劉作連近是顧作患非

建安靈柩帖

何屺瞻云按絳帖平此帖墨蹟在王順伯家傳寶有緒

右軍帖傳至今者祕閣尚有二十餘軸多唐人鉤臨

闡此妙迹恨未得見嘗見墨本頗勝官帖也

永惟下寶晉帖有崩字此當由模搨脫失無由言苦沓

字張作告或作昔作發皆非劉顧釋作苦最是聖教

序無苦集滅道苦字從此模去也扐當如劉作報張

作扺誤

一日一起帖

元章以此帖為張旭書長睿云米論多以草字差大者

為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僕謂此及下侍中
敬豫二帖皆當出代書人手與前夫人平康等帖正
同
劉作顑或作欣皆非顧作顫近是
侍中帖
侍中、中書二字直下顔魯公論坐蒙刑部尚書上
柱國書上二字六曹尚書曹尚書三字祖之書下一
點劉顫皆作書書不可通按古帖凡帶下一點皆作

白此當是侍中書白言侍中有書白凃佚危篤也凃

當是凃姓也顧釋作徐非

敬豫帖

敬豫王恬字也小字螭虎丞相導子豫劉作豫陳作像

施作豫施釋正顧汝和云書法豫旁予字作㇀二卷

王珉第四帖卿可豫此卷濶别帖想清豫及此敬豫

帖七卷長素帖得敬豫俱如此法當以不疑

清和帖

右軍草書無不中規合矩此帖字多荒率格亦不逍當是偽書米老目為真殆過

適至劉作吾施作知俱可疑當由摹有失筆想二家舊作庚或作康顧作庚顧或是逮王劉顧作王或作至至或是下無所之同大段此帖摹搨多誤

追尋傷悼帖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字勢圓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大令壽

四十三無子與此不合按右軍七子玄之早卒意當是玄之卒時語

一旦哭之當作哭或作失非快雪堂作尖竟似尖字尤非但有改塞當是酸塞或作毀按首筆作晝以酸為正

子嵩帖

長睿云此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按子嵩逸少伯父行帖云子嵩之子則是同時也長睿誤至

謂非逸少書則不刋之論矣

衍小二字未詳劉顧作臨川亦臆決

袁生帖

文衡山云此帖曽入宣和御府即書譜所載者五璽爛然其後贉紙及内府圖書之印皆宣和裝池故物而金書標籖又出裕陵御筆當是真跡無疑舊藏吳興嚴震直家震直洪武中為工部尚書嘉靖間歸錫山華中甫刻真賞帖模搨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跡

令在華亭王儼齋大司農家嘗從借觀與真賞帖所刻不殊毛髮信真賞爲有明第一佳刻也

按張彦遠右軍書記帖末尚有弟豫須遇之大事得其書無已已二謝云秋末必來計日遲望萬羸不知必俱不知弟往别停幾日決其共爲樂也尋分旦與江姚女和别殊當不可言也凡五十九字真跡無之然彦遠所録宜不應有誤想由後半失脱耳

謝書ㄑㄑ當作一一顧作具非已還未顧以閣本未字

不出頭當是樂按真跡末字正出頭乃閣本誤耳至到之懷劉誤作則之所也張彥遠右軍書記作吾所盡也或作無未是

想大小皆佳帖

此帖摹搨多失誤知賓劉顧俱作知賓可疑按書法當是扶扶或是人名故云有時嘔食也劉顧俱作然亦可疑小之王若作不已則點連上字之當作主若以點連下字作至則小之或當是不一又不字右點多

一曲俱由摹搨有失爲案舊作倉猝亦可疑復或合二字作覆非叙散服首多一折當是一服散舊釋俱失之陟厘顱云藥名即苔也又可作紙南人呼爲側理如君告如字亦有失筆

太常帖

軍當如顧作領軍劉作鎮軍誤司州以爲平復以當是比劉顧作以非大奴以還吳以當是已右軍書多書以爲已吾於前奉對帖已詳之或作比誤

司州帖

公私之望一本之下失一波泉本全得乂等書乂當是夫古人書多以右肩上點連畫並書如求作求之類不可一二數今楷書猶獨等字犬傍作犭可見舊釋誤作大

帖末太宰中郎四字與本帖字形小異當是署所與書人款右軍帖多有如山陰張侯謝二侯之類古人凡與人書多不書所與書人款其有款者葢偶爾令人

處處有之又古人凡與人書多以已名置所與書人之前言某人致書於某人也令人多倒置

得里人書帖

㠯里人當是得或誤作卿以日當是比日與下以此為至悉以字不同骭中骭字或作髀步米切服也或作骭遐諫切脛也按帖右旁半多一折當是髀

疾患帖

此帖米云偽按筆雖稍縱然故清古與卷前諸偽帖不

同長睿謂此下節日兩帖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唐人縱筆臨倣僕謂此三帖亦猶是

想弟帖

前予嵩帖長睿以為非逸少書此帖筆法正同乃米老目以為真而長睿不加駁正何也

不果役當作復顧作役亦通然文義當是復也或作後非言想弟必見過得蹔時寫懷若不果復來則斯欲難冀臨書但有歎息耳

欲當是斯欲顧作期欲非以成此書當是比成此書
書既完以此一字似以故重加點別之顧作似非

節日帖

灾雨劉誤作兩

僕可帖

長睿云廿日義之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倣非模搨也深可耳當是僕米作餘一作深皆非

定聽帖

自疾患至此五帖皆偽元章但云已上三帖則始終以想弟一帖為真矣失之

重熙書帖

此當是重熙假節鎮下邳後書先是北中郎將荀羡有疾朝廷以曇為羡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羡徵還除曇北中郎將都督徐兖青揚等諸軍事帖云荀侯疾患想轉佳荀侯即荀羡也羡以疾徵還朝廷即以曇

代羨右軍意不欲之故云得勉此一役當可言也月當是得劉顗作自非勉即免字大令阮新婦免身得雄亦作勉末云淺見實不見令時兵任可處理十二字句言我淺見實不見令時兵任有可處之理益曇為右軍妻弟愛之甚故憂之深後果以與賊將傅末波戰不利降建威將軍尋卒右軍益憂其必敗故云如此甚可憂也々時文義當是令時筆偶失耳顗云當作令誤

何屺瞻云王本荀下有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無賴行刻二行十七字按此於上下文義不屬當是别帖語誤入此耳

二謝帖

同〻當是同之下一點特重正是之也顧作同同非知𡖋當是知爽孫過庭書譜終爽絶倫之妙亦作𡖋顧釋作春恐未是方回郗愔字知爽亦必是人名令不可考矣

元章云已上二帖真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七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鈞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周大沅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七

監察御史王澍撰

晉王羲之書二

淳化收右軍帖凡三卷獨此卷偽書頗少然亦已參半矣如初月以下四帖筍侯佳近修小園子等帖朦瞽亦知其偽至以智永一帖濫廁其間則又謬妄之甚者矣其他諸帖句摹失誤處十帖有九通法帖十

卷句模多失而此尤甚又十七帖一卷明如日月灼然在人耳目之前尚且首尾衡決字畫淆譌如此他更何説不知侍書當年何緣草率乃爾

秋月帖

秋月帖羸疾下當是悶字黄山谷以爲而字失一筆文義是矣帖殊不爾觸暑遠涉觸字甚明山谷誤作冒而以爲多一筆皆失之不々々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亦非

桓公當陽帖

桓公者桓温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春以桓温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帖所云桓公當陽者是也温以是年秋八月破姚襄於伊水遂入洛方其被命半年尚未入洛而意其必能克敵故云久當至洛也蔡公者蔡謨也謨數議防虜甚有算略為國倚重以永和十二年卒故云蔡公遂委篤也顧以蔡公為謝琰按琰以破苻堅功封望蔡公在孝武帝太元八年遠

出桓公至洛後又琰封望蔡公非封蔡公決知非琰也仁祖謝尚也桓温北平洛陽請尚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不行故云疾更委篤也右軍有桓公至洛及桓公摧冠罔不如志兩帖此云久當至洛則尚未至洛當在兩帖之前也

蔡公公字上多一畫當由作書時筆偶誤或模搨有失

大觀改正處字此模正大觀誤

謝光禄帖

大觀以此合上為一帖按此帖語勢實援上來即非一帖亦當是一時語令年彫落可哀歎即當令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之意

二朝奄忽顧以上一畫重上念字下一畫作一朝鑿甚二朝奄忽者言昨夜仁祖委篤令復光祿垂命所謂亦垂命也謝光祿未詳

徂暑帖

不ゝゝ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寬割晴三字摹搨有誤晴當是晴或作情非省左當是

省砦施作告非帖中〻〻顧多釋作具此帖遣不具

正作具則知凡書〻〻者之當為一一不疑也

長素帖

一行十字當别為一帖適行盡劉顧遂合下得敬豫為

一帖非小大或作小大誤大佳二字亦模失當是不

甚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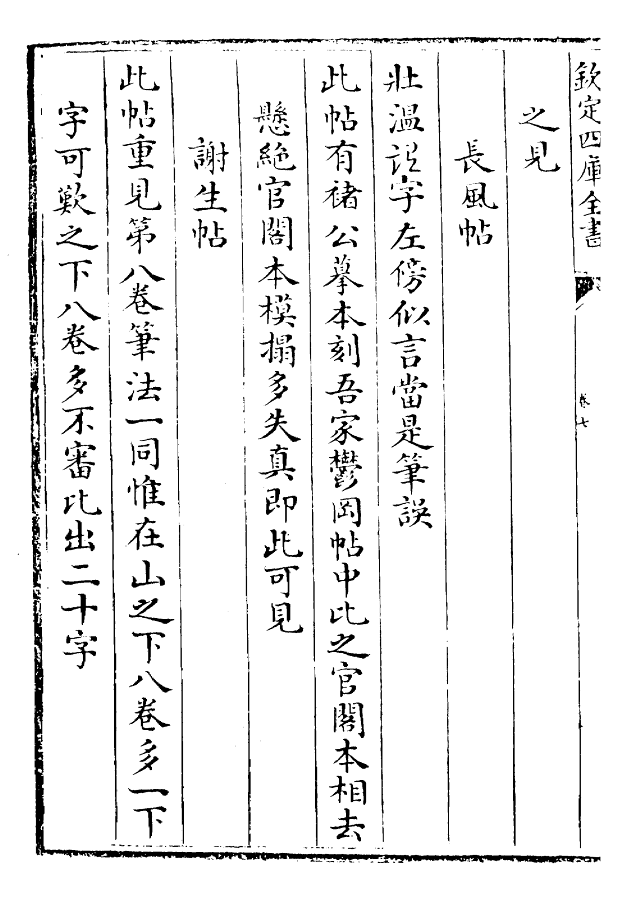
敬豫帖

故進退似字中失一轉模搨誤也

知念帖

以居職以字中失一筆蓋當是盍或誤作蓋

右軍書字字左規右矩然中自有龍跳虎卧之勢此帖專謹有餘飛騰不足恐亦出代書人手與前卷宰相安和等帖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米黄二公但能鑒彼之非真而不能知此之為偽猶是一方



之見

長風帖

壯温訖字左傍似言當是筆誤

此帖有褚公摹本刻吾家鬱岡帖中比之官閣本相去懸絶官閣本模搨多失真即此可見

謝生帖

此帖重見第八卷筆法一同惟在山之下八卷多一下字可歎之下八卷多不審比出二十字

初月帖

米云此下四帖皆偽山谷云四帖語不類晉人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别者耳長睿云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同

義之頓首施作呈耳一作皇皇皆非劉顧作皇恐亦未盡當是皇恐皇恐

時事帖

黄山谷云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

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那得溷廁

阿堵中

主人劉誤作至人下官吏不東西大觀作更不東西于文義為安此模誤言外當是言叙鉤模小失耳一作

欲非

前從落帖

明府定是明府無疑末頓首字摹誤

以上四帖米黄諸公多鑒定為偽然與第六卷諸偽作

不同前太縱横此則柔弱専謹故當别出一手耳

寒切帖

寒忉劉作寒切為是筆帶上來又鉤摹小失故有似忉耳顧作寒忉非懸情懸字鉤摹亦誤不〻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作具非

勞弊帖

十月七日帖米以為集戚長睿云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語廁其

間可知其偽

按長睿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楊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倣僕謂此後唯承足下還來已久茍侯佳僕近修小園子三帖不問可知其偽得告承長平帖筆力短淺餘六帖與右軍一同故當是真即昨見君一帖詞語雖不屬然與十月七日帖不同彼為集書顯然可見此猶無據古帖多斷續不可讀未可遽

以疑此帖也

ㄅ久當是叔兄或作甚見非或作七兄更非ㄅ以當作信比顧作信次非元當是二兄前有叔兄及從弟知此當為二兄也劉顧作充亦非

皇象帖

王弇州云勿三楊用修謂勿勿非勿三也係右軍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草章故促之勿三也

遠婦疾帖

遠必王謝子弟名前卷有遠頃異多小患帖後有得遠嘉興書帖故是一人但未可深考耳想〻當是想一一劉顧作具非

阮生帖

此是僞書與寧相安和等帖同出一手筆力縱逸少右軍安和之度

安字鈎摹失筆

得遠嘉興書帖

此帖專謹中時露縱横與後荀侯佳帖同是一手僞作而米黄諸公皆未之省益偶失之

足下尚停數日帖

帖首云字大觀原有上一點顧誤以為失半百餘里一作生誤劉作里亦非顧云當是武字言相去不過五十餘步耳小肜二字鉤摹有失小大觀改正作甚山谷作小船或作甚恒一作所恨皆未可定闕疑為得

不右憂卿當是不大劉顧作不甚非

足下疾苦帖

此下三行當别是一帖舊釋以行盡誤與上合

長平帖

此帖筆力短弱骨韻猥瑣與前知念許君帖同出一手僞作

帖中字句模多失平患念白再凡五字皆有失筆患右當是患苦劉顧作患者非

小大佳帖

敬和王導第三子洽也謝公嘗與右軍書敬和栖託好佳重熙詳見六卷謝二侯三字與本帖筆法不類當別為一行葢此書與謝二侯故列款紙尾如快雪帖山陰張侯之類張彥遠以此三字別為一帖非也古帖凡稱人款書法多與本帖不類米元章往往有之後撰樂帖同此

省飛白帖

此帖筆弱語凡亦是偽帖

省字闕目大觀泉本目全泉本首行字多闕

得丹楊書帖

丹楊顧云縣名以其地多赤柳故曰丹楊友事復行當作反事言辦事始還反便復行也顧云當作友非遲面〻〻當是一一劉顧作面具非

大常帖

大常謝無奕子靖也或以為謝幼輿按鯤以卒官後追

贈太常不得云患胛僕射謝仁祖也永和中拜尚書

僕射

懸沭當是懸辣劉作懸踈非應有當是應有以行盡故兩

字連屬耳或作膺非

向亦得万書帖

備此當是備悉大觀是也淳化傳模失筆

此與下賢室委頓帖當是一時書詞語多同筆法亦相

似万謝万也炓虎未詳

熱日更甚帖

早旦乗凉行劉作且是顧作旦非

賢室委頓帖

此與前每念長風帖有褚公模本在吾邑虞大理玉雪家吾宗損菴先生以模入鬱岡帖中狀貌與此同而精神筆法迴絶以官帖視唐摹無怪張伯雨有土苴之誚

何以恷尓恷當是便筆偶出耳大令外甥知問帖郗新

婦更篤更字亦如此劉顧作使非乃得友當是發或作友非安石謝太傅安字也注劉顧俱作潘屺瞻云當是往字存疑為可以語張令正是以一作比非

多日不知問帖

所以劉作昨問最是顧作比問非一作比門尤誤此二字鉤摹有失

期已至帖

一行十字當自為一帖適行盡耳劉顧連下為一帖誤

當力東帖

東以道當是治道劉顧作論非或作諸尤非帖本作無緣劉誤作吾緣省𡉀當是省若施作告非米以當力以下為偽則亦明以期已至十字别為一帖矣

舍子帖

信字泉本失上一點𡉀劉誤作欲顧作舍為是舍子帖顧云帖末許下猶空半字與下四紙飛白應為二帖大觀合為一誤耳

飛白帖

褚河南摹本墨跡合上賢室委頓六行為一帖不惟筆法相同并令送致此四紙文義亦貫官帖誤分為二

月末帖

遲見君君字鉤模有失

鄉里人擇藥帖

擇字鉤模有失發音與十七帖似夢中語音字正同劉施俱作簡誤十七帖致為簡隔也音字草下少一折

知此之非蔺也莫𦘕劉顧作莫與可疑當是公字或

作有作即作可尤非

昨見君歡帖

此與上知念許君飛白等帖同是一手偽作

以劉施正作昨顧作所非以一作後一作復皆通泛

周定是德周顧作値周非俱以當是俱治與前當力

帖東治道筆法正同山谷作臨顧作詰一作謅皆非

言與弘遠俱治故疾患得小差也官懷當是寫懷末

筆摸搨失一折耳

承足下還來帖

元章以此帖為子敬書東坡云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

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

以後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偽造永禪師

書耳山谷云倘因行李願存故舊鄙語非右軍意書

札亦相去遠甚是智永書之不減者劉次莊云此帖

蓋太宗取其書類右軍遂參次其間所以貴之耳太

宗於草聖最為深妙何乃特不曉此釋智永字耶邢子愿云行李帖智果書果字省筆乃押字劉次莊誤作智永僕謂此帖語既凡鄙字尤惡劣不但非右軍書亦斷非智永文皇書學最深豈不識字至此乃以智永豢次右軍間耶要是王侍書草率苟於書成故不復省視耳智永智果亦不足深辨也

己字鉤摹有失子劉作别顧作早俱可通或作子於文義未合未知字劉顧俱作智永邢子愿作智果俱未

可定存疑為得

雪候帖

吾患顧作吾患為是劉作苦恐非泉本作吞則又以劉

釋為正矣存疑

此帖非右軍書

弘遠帖

弘遠山谷作弘遠為是前昨見君歡帖有弘遠俱治語

知此之當是弘遠也而書作知竟似知故顧作知恐

是鉤摹誤弘遠王粹也見嵇含傳前有遠婦疾得遠嘉興書二帖皆當是弘遠也又按草法當是頃劉釋作須則左傍應多一點顧作次於書法不合一作江亦可通右軍江生佳帖江字亦如此

荀侯佳帖

伋企惶文義當是深疾書時偶失轉筆故有似諄及淳耳安西西字作𠄘乃俗書右軍俱作西叔當西耶得安西六日書無有作𠄘者顧作好非所云當如長睿

作明公顧作那可非乂或作遇或作里可疑亦疑是

介顧作令非

元章目此為偽作信然長睿云詞筆皆如初月帖按初

月帖筆猶嚴謹此更流漫與後僕近修小園子同風

力故出初月下

知君分住帖

此帖事俗語俗筆俗其偽不疑米黄諸公皆不見及何

也

及與前丹楊帖及事正同皆當是反或作友非

旦反帖

修內司帖闕首行十一字不〻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作

不具非

深以自慰帖

理有必斷當是大斷匪直文義應爾書法亦的是大顧

云書法當作火非〻〻示問當是一一示問顧作具示

問非

晚復毒熱帖

長睿謂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為唐文皇所臨所鑒良是卞永譽少司寇家藏有文皇臨毒熱帖真蹟字形雖不甚同而筆法意態無不吻合並以佳下闕九字後尚有中冷一帖及文皇示虞世南勑并世南報奏意長睿當時曾見此書故斷然目此二帖為文皇臨也然愚意且反想至帖亦文皇臨觀其筆法深謹與自慰毒熱兩帖絕相類無右軍龍翔鳳翥之勢亦

當斷以不疑耳

何屺瞻云王本作日午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𠑽(?)冀涼

々散帖本作言散顧作意散誤

足下家帖

此帖元章長睿皆目爲僞盋據末耳字縱絶右軍從無

此法故斷以不疑耳僕謂此帖筆法淵潤與前旦極

寒追尋傷悼等帖同惟末耳字筆法全異文義亦復

不屬當由集書時有人於紙尾縱筆作此一字王侍

書不之省故誤模入耳
羲之上大觀有王字
小園子帖
元章以此帖為子敬書長睿云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
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愚按此一
十五行當是三帖前三行字勢與後迥殊人義至行
往希見與下不屬當是一帖中五行至餘可耳文義
已盡下得華直疏又當為一帖前兩帖皆適當行盡

又筆法略相似故不復省覽誤以為一耳要知此三
帖不特非右軍亦斷非子敬疎漫狂縱全是俗筆而
目為右軍父子汙衊罪過
比〻處當是何公劉顧作比二非故〻當是一一言何
家動靜一一皆知也或作故與亦通劉作故之顧作
故故皆非慶〻文義筆法皆當是慶慰下永嘉〻亦
同或作至亦非反〻劉作反側大觀同之反字句模
有失耳顧作及比恐非華〻當是華直劉作宜非何

以帖明作似或作以非未々帖明作未得或作行非

龍保等七帖

此下七帖皆取十七帖模入而龍保帖遲見下失九字多一之字離不可帖前失一行八字誤出第五帖愛為上之下愛為上帖前失兩行二十一字十七帖為右軍烜赫有名之書而首尾譌闕參錯至此其他諸帖非人所經見者舛誤更可知矣

龍保帖下忽無端增入之字與前羲之白下增耳字正

同亦可證僕謂耳字為後人增入精鑒不疑也

清晏歲豊帖

安世鳳云此帖致佳乃釋之者冣可笑或作有異産已可捧腹至云所使有豊一鄉是何言語况并出亦改為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一乏也始涣然明了蓋所出者地所産也所有者非地所産而聚於此者皆無一乏也文義草法無一牽强右軍帖如此處多有

歲𡷨劉顧正作歲豐施作無非所𡷨唐模真跡作出淳化誤作使

朱處仁帖

仍在劉作何在亦通然按草法當以所為正取荅荅字真跡旁注故字差小淳化誤模入行耳

愛為上帖

為上當是為上劉作退非之義或連上行至吳作吳會或連下違離作念違離皆可通達文義當是違句模

失耳雪谿堂古刻正作違或作連誤

七十大慶帖

次即泯字領即嶺字䙅帖崇山峻領正作領

按十七帖一卷皆右軍真跡所謂鳳翥鸞翔左規右矩之妙具於此見之不知王侍書當年何所見遂生去取其閒且不過此數帖已半脫誤乖舛即其存者又復句模失真比之唐模相去千里不謂草率乃一至此可惜可怪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七